南華經解

南華經解序

著書難注書尤難道無淺深見道有淺深縱吾心與目之所至以成一家之言期於闡發道之精蘊而止注書則既深明夫道之精蘊苟非以己之心仰窺夫著書者之心與之契合無間則注與不注等而莊子其尤甚者也夫正言易知反言則意曲而隱矣莊語易明諸語則意深而激矣又況反覆譬喻不可端倪支離曼衍莫從究詰雖然特患未窺見莊子之心耳果能窺見其著書之心雖千載如面談可也夫莊子之書固所謂闡發道之精蘊以成一家之言者也抑思戰國之時何時乎功利中於隱微機詐習若天性距文武盛時雖僅六七百年而政教陵夷或反甚於漢唐衰亂之世是亦古今一大升降也驟而語以仁義禮樂有掩耳而走爾而黄帝老子之學貴在與物相忘而自

化故其論立身則至人無己論處世則清淨無為明知所論之過高而欲藥戰國之人心有非是不能勝任而愉快者甚至非薄堯舜譏訕孔子豈眞有所不足於堯舜孔子哉逆知其說之不能以相勝不如姑抑之更進以至德妙道之行以潛銷其錮蔽而陰解其膏肓庶幾其有瘳乎此不得已之苦衷也後儒不察或反以是為莊子病無乃泥於語言文字未窺其著書之心歟此書自郭注後歷代注解不一家或以為佛或以為道雖其義未嘗不可通皆各就其性之所近心之所得附會以申其說未必即著書之本意近得句曲宣氏茂公所著南華經解鈔本句梳字櫛篇解節釋能使莊子著書之心躍躍紙上蓋不獨為漆園功臣當此大亂初平凡所以靖民心培元氣有世道之責者詎無所取資乎因屬老友胡君稚楓詳加校訂付諸剞劂以

公同好自有此解前乎此者可盡廢後乎此者可不作莊叟有知亦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同治丁卯春正月新建吳坤修書於皖江藩署

南華經解序

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堯桀之誹譽與儒墨之是非至今而未有以明也堯之譽以便儉人桀之誹以驕處士儒之是變而爲墨墨之非寖附於孔是四者以眩瞀天下之聰明與其議論雖有命世聖哲述宣六經語孟以統一道術莫之能定孟子之世有蒙莊者獨著一書其言曰知止其所不知言止其所不言至矣苟爲明於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而當世誹譽是非之情斯有所止吾獨惜夫莊與孟同時而不相知也當是時儒之嫡傳有子思子夏周之傳出於子夏之門人軻之傳出於子思之門人孟猶之嫡傳而莊其別傳也莊之書言孔氏七十子盛矣而不及孟孟辯楊墨未之及莊毋乃子輿率其徒以遊諸侯行類墨翟而莊周未嘗持其說以干列國守似楊

朱斯二子之所以不相知歟顧吾嘗平衡而論天下之言儒者眾矣儒以仁義正天下俗儒徒名其仁義而行之僞儒且利其仁義而竊之吾安知儒者之果不爲世禍也是故舜禹以後譽堯者非不眾也有所矯而爲伊周卽有所竊而爲之噲爲莽操最下爲馮道而憸人之術工矣幽厲以降是儒者非不眾也有所持而爲孔孟卽有所竊而爲楊墨爲荀韓最下爲殷浩王安石而處士之埶横矣至於處士埶横人心流極由是後世一變而競趨於空無之學空無曷可爲久道也惟蒙莊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有以見儒者一宗蕭邈希微常行於人倫物則之際而孔孟之嫡傳宛然其未亡然則莊子之傳非別子固大宗也今所定著二十九篇非內非外非醕非雜亦有言亦無言亦可以有知知亦可以無知知注莊子者苟知無

言之言無知之知斯得之濠上矣而晉宋以來注家粘縛空有徒逵求之老釋而近失之漆園不亦悲乎茂公宣子好學深思探賾是書有年折衷諸家爲之箋解剗其蕪穢發其清微是書那復須注既妙悟於象先而得其解者旦暮遇之又豁如於言下譬則畫史盤礴庖丁奏刀又譬則帝青寶網光界重重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快矣哉不可以文句窮不能以智意盡也世之學者讀六經語孟深思而有得焉然後從而讀莊子之書苟讀莊深思而有得焉然後從而讀宣子之解我知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彼堯桀之誹譽儒墨之是非斯默然其自止矣是書之行其有功於孔孟甚大曷可少哉昔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長至日書於青元觀精舍

邑同學弟張芳菊人氏拜撰

南華經解自序

嗚呼天地開闢以來世愈積而事愈增至於綢繆繁飾而無遺者皆非人之所能爲也一道之精蘊不至於暢發不止者也譬之果木由一仁而發兩荄由兩荄上達而千枝萬葉生焉此千枝萬葉豈非皆一仁之中之所全蘊而不發不止者乎特寓之於無而見之於有人自不克知耳夫世自鴻蒙以迄周盛則由根荄而枝葉畢具者也枝葉蔽芾不可復剪人胥悅其燦然故有世道之責者亦就燦然者相爲維持此聖人之不得已也夫聖人欲盡以精蘊示人勢必有所不能而先翦棄其枝葉則是率天下而歎也心尤有所不忍故姑就燦然者爲維持而以其精蘊俟之上智一貫之才而不敢輕爲示此聖人之體大而思深爲愛天下之至也後有上智之才出焉能自窺乎其精蘊窺

之而學未及聖人之大且深也則不復能有所俟於是日取而津津道之道之不已而筆之為書而反側摹畫之此莊子所為作也向使以莊子之才而得親炙孔子其領悟當不在顏子下而磨礱浸潤以渾融其筆鋒舌巧又惡知其出不違如愚之下哉不幸而聖人沒微言絕百家並噪無異禽鳥鬬鳴莊子於是不能自禁而發為高論綺言以刪葉尋本披枝見心此又莊子之不得已也後人讀之乃得徜徉其駘蕩之姿浩瀚之勢空靈幻化殊詭清越之趣此則莊子之不幸而後人之幸也嗚呼莊子之文眞千古一人也少時讀史記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及覽李太白集稱之曰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予私心嚮往取而讀之茫然不測其端倪也乃旁搜名公宿儒之評註不下數十家而未嘗不茫然也即郭子玄以此擅勝名家又未嘗不

茫然也則意子長太白所稱即此茫然無端任意滑稽者是乎竊疑其必不然也吟諷之下漸有所解屏去諸本獨與相對則渙然釋然眾妙畢出尋之有故而寫之無垠眞自恣也眞仙才也眞一派天機也乃知古今能讀莊子者惟子長太白耳諸家但摘其數句之工一字之巧遂謂能讀莊子甚且字句之間大半強作解事譬之主人覿面而旁猜張李其支離可笑有不勝言者噫莊子之難讀如是乎予此本不敢於莊子有加但循其竅會細爲標解而不以我與焉庶幾莊子本來面目復見於天下不致覿面旁猜而已若其玄風妙旨則鹿門茅氏嘗曰太史公於莊子之學未必知夫以太史公能賞其文尚未必知其學況於予乎然每一披卷文理既暢神怡意適之際躍如有見則夫去聖既遠而爲學人津筏有不可誣者夫莊子既不避聖人

罕言之戒而於聖人之不欲輕者輕之聖人之不輕示者示之此莊子所以維末流之窮而一出於忍俊不禁一出於苦心致覺者也後世分別九流乃以異端目之予謂莊子之書與中庸相表裏特其言用處少而又多過於取快之文固所謂養之未至鋒芒透露惜不及親炙乎聖人者若具區馮氏謂爲佛氏之先驅嗚呼莊子豈佛氏之先驅哉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句曲後學宣穎茂公氏自序

莊解小言

宣穎識

註莊者無慮數十家全未得其結構之意郭子玄竊據向註今古同推要之亦止可間摘其一句標玄耳至於行文妙處則猶未涉藩籬便爲空負盛名也

古今同推郭註者謂其能透宗趣愚謂聖賢經籍雖以意義爲重然未有文理不能曉暢而意義得明者此愚所以不敢阿郭註也若諸家之餖飣舛謬又不足道

諸家字句之解間有所長採入細註者居十之一二至段落旨趣則概未之及故大字註評亳不敢襲亦不得已也

莊子之文最難捉摸字句尤多奇奥若不曾多看諸本評註者亦不敢輕以此本呈教恐不悉苦心未必解頭也

內篇各立一題各成結構外篇雖不立題亦各成結構惟雜

篇不立題不結搆乃可各段零碎讀之然天下一篇爲全部總䟦洋洋大觀

分節分段非莊原本但骨節筋脉所在正須批豁導窾故不惜犂然分之先細讀其一節又細讀其大段又總讀其全篇則窾會分明首尾貫穿盡必目無全牛者然後能盡有全牛也識者自知之顏日莊解義取諸此俗本所分段落總不辨通篇文理淺謬可笑

莊子眞精神止作得內七篇文字外篇爲之羽翼雜篇除天下一篇外止是平日隨手存記之文

莊子之文長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脫變化有水月鏡花之妙且喻後出喻喻中設喻不啻蛺雲層起海市幻生從來無人及得

古今格物君子無過莊子其侔色揣稱寫景摛情眞有化工

之巧
能文家如漢之班馬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每拈一件成文故每人不下千百篇前後少雷同處莊子篇篇是要明這一件事所以未免有一二雷同之句蓋莊子先揀古今最難一件事不容言語者卻偏要洗發出來若不是仙才變化如何有這許多文字不得更苛責其全部中一二語之重出也
讀正文再讀批辭讀批辭再讀正文反覆數過胸中必有洞澈之樂若不耐煩尋繹者先不是讀書人也

南華經解內篇 爲文七首

一編之書何分內外以其專明宗旨故目之爲內蓋莊子參透道體欲以一兩言曉暢之而不得也豈惟一兩言曉暢之而不得雖千萬言亦只是說不出所以多方蕩漾婉轉披剝有時罕譬之有時旁襯之有時反跌之有時白描之有時緊刺之有時寬泛之無非欲人於言外忽地相遇此內七篇所爲作也

內七篇都是特立題目後做文字先要曉得他命題之意然後看他文字玲瓏貫穿都照此發去蓋他每一個題目徹首徹尾是一篇文字止寫這一個意思並無一句兩句斷續雜湊說話今人零碎讀之多不成片段便不見他篇法妙處

道體千言萬言說不出究竟止須一個字幷一兩言還是多

的究竟止可意會并一個字還是多的莊子內篇題目雖有七個文字雖有七篇總說得這一個物事要人心領神悟而已

這一個物事漫天漫地都是他莊子約畧七個題目大要不越乎此所以欲不著言語則一兩句還是多欲著言語則七篇須少不得一字

篇中用事或割取其一節或引據其一言又或非借重這一箇人襯貼則抑揚不得痛快大要不得認作事蹟之實須知都是行文之資助而已　頴　識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逍遙遊

莊子明道之書若開卷不以第一義示人則爲於道有所隱第一義者是有道人之第一境界即學道人之第一工夫也內篇以逍遙遊標首乃莊子心手注措急欲與天下撥霧覩靑斷不肯又落第二見者也何也天下人汨沒於嗜慾之場何事不鑽研過究竟其所不能到者只是逍遙遊其所不肯爲者亦只是逍遙遊不知逍遙遊三字一念不留無入而不自得是第一境界也一塵不染無時而不自全是第一工夫也蓋至逍遙遊而累去矣至於累空而道見矣然且世人非

惟不能到抑亦不肯為者其病根斷可知矣何也從來嗜慾之累識者遺而去之亦不為難若夫等而上之則有為名又等而上之則有為功二者之累較難去焉雖然崇實則逃名貴德則賤功遺而去之猶不為難若夫累之最難遣者惟有己焉夫嗜慾功名盡去而知能意見之尙存彼此區畛之猶陽陰陽慘舒之弗同於天地皆己之未化者之為累也而於道能胞合乎哉故逍遙遊一篇文字只是至人無己一句文字至人無己一句是有道人第一境界也語惠子曰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是學道人第一工夫也○克己二字孔子嘗言之彼先儒解喫力了讀莊子無己便以為放蕩無稽殊不思孔子對學者說箇克己莊子就至人說箇無己未為少謬也倘不欲無

已又何爲而克己也哉莊子作文爲千古學人解粘釋縛豈宋儒能測其涯涘耶故竊謂孔子之絕四也顏子之樂也孟子之浩然也莊子之逍遙遊也皆心學也○逍遙遊主意只在至人無己無已所以爲逍遙遊也然說與天下人皆不信非其故意不信是他見識只到得這箇地步譬如九層之臺身止到得這一層便不知上面一層是何氣象然則非其信之不及乃其知之不及耳前大半篇只爲此故特地蕩漾出小知不及大知一語以抹倒庸俗然後快展已說焉鯤鵬大蜩與鷽鳩小小不知大意只如此其餘前前後後都是憑空噓氣盡行文之致而已○前半篇只是寄喻大鵬所到蜩與鷽鳩不知而已看他先說鯤化次說鵬飛次說南徙次形容九萬里次借水喻風次敘蜩鳩然後落出二蟲何知文後生

文喻中夾喻如春雲乍起層委疊屬遂爲垂天大觀眞古今橫絕之文也○點小知不及大知便可收束却又生出小年不及大年作一配襯似乎又別說一件事者令讀者不能捉摸眞古今橫絕之文也○以小年大年襯明小知大知大勢可收束矣卻又生出湯問一段來似乎有人謂齊諧殊不足據而特以此證之者試思鯤鵬蜩鳩都是影子則齊諧眞假有何緊要耶偏欲作此誕謾不覊洸洋自恣然後用小大之辨也一句鎖住眞古今橫絕之文也○中間一段是通篇正結搆處亦止得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三句耳卻先於前面隱隱列三項人次第然後順手點出三句究竟又只爲至人無己一句耳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都是陪客何以知之看他上面宋榮子譽不勸非不沮是無名列子於致福未

數數然是無功乘天地御六氣四句是無己一節進似一節故知至人句是主也○中段入手撇却知效一官等人不過如斥鴳而已蜩鳩同此宋榮子列子固在斥鴳之上若乘天御氣之人其大鵬乎莊子胸眼之曠如是○借宋榮子爲聖人無名作影借列子爲神人無功作影至乘天地之正四句爲至人無己作影也獨不借一人點破之莊生之意何爲哉讀至篇末方知之○至人無己三句後面整用三大截發明之其次第與前倒轉自無名而無功而無己歸於所重以爲一篇之結尾也宋榮子列子許由姑射神人或取其事或取其言皆借意發揮所謂寓言十九是也若定派某爲聖人某爲神人且從而品評其是非當否則癡人之前不可說夢尙足與之讀莊子乎

北冥海水冥冥無涯故曰冥也字當作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猶奮也字法而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無端敘起一魚一鳥以爲寓意倘非寓意所在以爲託喻倘非託喻之意所在方是虛中結撰閒閒布筆○從魚遞鳥本極整齊特拖怒而飛兩句言其翼之如許以申上背之甚大斷不肯作板排之筆（此處飛字虛若畫南之飛尚在引齊諧語中）

是鳥也（單落鳥）海運則將徙於南冥（運動也今海濱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水自海底沸起聲聞數里大鵬乘此風而後可徙也）南冥者天池也（解南冥束一句）齊諧者志怪者也（引齊諧又先解一句○故與上作一樣句法頓挫鼓舞而下有似步虛之聲）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翼大不可驟起須就海面平進而上故水翼相擊至於三千里之遠）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息是氣息大塊噫氣也即風也六月氣盛多風大鵬乃便於鼓翼此正明上六月海運則徙之說也）

引齊諧尚未畢就圖南處且住

野馬也遊氣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有物即有氣彼此氣息相吹於下淩空視之不勝紛紜蓊鬱所為野馬塵埃者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此從下視上之勢也仰視橫空但見一色蒼然果天之正色乎抑高遠無窮故見得一氣如此乎不知上之視下且看下之視上橫插三句為反照作地奇絕其視下也亦若是何則已矣上之視下猶下之視上可見野馬塵埃非臆說也則已矣者至此乃不須更上也

上文將齊諧之言歇住此處且把大鵬九萬里上面光景代他淩空下視形容一番然身在九萬里之下何由知他九萬里上作何意況邪於是插入天之蒼蒼三句言下之視上乃如此然後倒煞云其視下豈異邪筆勢跳脫無比○則已矣者大鵬至此乃始不費扶搖即起後風斯在下乃培風也下面積水一喻是全發揮此句文字逐句逐節細細讀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坳音要與

凹同坳堂堂之坎處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粘着於地水淺而舟大也欲明九萬里而後已之故先置此一喻○以水喻風固是妙於言風以杯水喻水尤為妙於言水以舟喻翼固是妙於言翼以芥喻舟尤為妙於言舟皆觸手成儁之文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折音過也閼止也者而後乃今將圖南想此時何其自在快活

前文海運扶搖六息都是說風却不曾露出風字後人所以旁猜至此承上一喻接出風字來見其與大翼相須之至○引齊諧中間着此數節洗發形容與下語作一隔如山帶橫空一般○看此一節大鵬之所以橫絕南北直具如此源委夫脫鬐鬣於海島張羽毛於天門乘長風而薄霄漢擴雲霧而煽太

清斯其超忽豈復恆境也哉○以上大鵬之逍遙遊

蜩與鷽鳩（山鵲有文彩長尾背脚赤○鷽音學）笑之曰我決起（猶言直起不待水擊三千）而飛搶（突也）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指鵬）九萬里而南爲

此又齊諧之言也引齊諧始畢○以上蜩與鷽鳩以鵬遊爲笑

適莽蒼者三餐（言飯三盂）而反腹猶果然（飽如果實之狀字法）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適莽蒼者豈知此乎）之（猶此）二蟲又何知

將言二蟲之卑先總作一喻鳥之飛與人之行等耳適近者不能知遠二蟲豈足以知鵬此是前半篇引言之意也天下之爲二蟲者豈少哉彼夫棲心寥闊而見笑於籓籬斯崢嶸之高論不欲驟披於聾俗也

小知不及大知○斷一句正　小年不及大年○襯一句陪

以上若干文字只爲要點小知不及大知一句却卽忙又襯

一喻作排句蟬聯而下洸洋自恣之甚也

奚以知其然也鳴一句駘蕩鼓舞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冥海也靈龜也海中大龜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高壽也字法　特聞老彭混得壽名可笑衆人匹之慕而效之不亦悲乎瀟灑搖曳

此節只是陪襯小知不及大知見得於年亦有然者並非又敘一事也此處已颯沓收束前半篇矣不知晦朔不知春秋兩知字與小知知字不同此止是言其短促不及到那時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又起奇絕窮髮北方不毛之地之北有冥海者冥海又在其北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

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添羊角語若羊角之紋圈紐而上鵬之盤風似之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最高則無雲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晏與鷃同即鷃鵪也亦名鴽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復何作態此小大之辨也又鎖一句

湯問齊諧大率相類耳若惟恐人有不信故又徵之止是隨手澹宕之文却波瀾詭譎令人欲迷○前引齊諧處擬議雜出此更不多半語只輕鎖云此小大之辨也便將前幅隱隱總收有一葦防瀾之妙且筆鋒已渡起下文

故夫知去聲效一官可稱一官之職行比一鄉和於一鄉之人德合一君行契一君之用而徵一國者治信一國之民其自視也亦若此矣如斥鴳之自以爲至

以下數節乃入正意此四項人其至淺者便是小不知大樣

子○筆意止緣上斥鴳語輕飄一縈引來

而宋榮子猶然（笑貌）笑之（一轉撇去上文）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心）外（物）之分辨乎榮（守內則榮）辱（狥外則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世務）未數數（猶汲汲）然也

此節稍進（影無名意）

雖然猶有未樹也（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著內外榮辱之見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在人世炎熱之外矣）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修身福世之事）未數數然也

此節又進（影無功意）

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迹）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猶待風也）若夫乘天地（陰陽二氣）之正而御六氣之辨（六時消息）以遊無窮者（寄心無極之先）彼且惡乎待哉（夫焉有所倚）

此節至矣外不見物內不見心身與元化俱神與造物遊嗚呼至矣影無己意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此三句一篇之主也第一句又三句中之主也○今以天地之大而生我以我而遊處於天地之大之間而且其蕃變而消息者無一不備於我亦惡往而不得乎哉乃無端而據為我無端據為我久之而忘所為據而竟無往之非我是故進而與天下爭功者我也即退而與天下讓功者亦我也進而與天下爭名者我也即退而與天下讓名者亦我也再推而凡一事之畔援一念之欣羨者無非我也即矯而人之畔援者弗畔援之人之欣羨者弗欣羨之者亦無非我也總之我見未忘也簞瓢陋巷之子不改其樂以為樂簞瓢陋巷是樂

貧也樂貧是見有我之處貧也非樂也以爲非樂簞瓢陋巷而樂道也樂道是見有我之處道也亦非樂也然則其樂不容言也不容言而已始化矣故曰顏氏之子坐忘也此可以言逍遙遊也方舟於河有虛舟來觸而不怒何則以其有舟而無有舟焉者也夫我且不怒彼於何有浸假而我爲虛舟焉遡游而下可也遡洄而上可也風恬波靜可也驚飈怒濤可也焉往而不得其徜徉而兒於方舟之一觸乎然則無己之爲逍遙遊思過半矣細玩此批無己之妙解了然超於下二句何止於數等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妙吾自視缺然妙請致天下

辟合逸品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許由說得是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說得是鷦鷯小鳥名巧婦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偃一作鼴鼠名好偃河而飲水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無所用妙妙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又找一喻嬝嬝然

許由以名爲賓而不居以上證聖人無名意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猶顧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不可得其首尾大有逕庭逕門外路也庭堂前地也勢相遠隔今言大有逕庭則相遠之甚也不近人情焉

言前先作虛摹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北海中有此山此蓋以山喻身中也有神人焉身中之神肌膚若冰雪體純抱素淖音綽約淖約善容止若處子專氣守柔不食五

穀（絕世味）吸風飲露（納天地之清冷）乘雲氣（凌太虛）御飛龍（乘陽德）而遊乎四海之外（與造物遊）其神凝（養神之極）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天地位萬物育）吾是以狂（同誑疑其爲誑）而不信也

寓言至精肩吾徒詑其語句耳○接輿見地如此無怪乎其欲譏訶吾夫子

連叔曰然（宜汝不信）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韓文公化此便有上李浙東一篇文字）是（此）其言也猶時（同是）女（汝）也（豈若汝耶）之人也之德也（之字指神人）將磅礴萬物（一氣鼓動）以爲一世蘄乎亂（蘄求也亂治也○所以亂世者乃是如此）孰弊弊（經營貌）焉以天下爲事（何有勞天下之迹）之人也（音節鼓舞頓挫）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正寫物莫之傷言雖天地之害氣亦不能侵之）是其塵垢粃糠（至粗之緒）將猶陶鑄堯舜（唐虞治功）者也孰肯以物爲事（乃物

自治
月

德修於心而功被於世我何與焉○堯舜治功之盛者借以抑揚乃行文之勢耳或欲爲二帝爭氣則莊子當啞然一笑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妙喩以文爲戲）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何如人當亦身中之事）藐姑射之山窅然（窅音杳深遠貌）喪其天下焉（進於不與焉）

設喩搖曳并堯舜也進一步文致洽然○姑射神人雖唐虞之事業不足爲多以上證神人無功意也

惠子（名施爲梁相）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結瓠成熟）而實（瓠中之子）五石（一瓠容如許子）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一人之力不能勝）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猶廓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呺音鴞虛大貌）大也吾爲（去聲）其無用而掊（擊碎）之

摹寫鈍物如畫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隨麗一句〕宋人有善爲不龜〔音均凍拆也〕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音平辟同纊絮漂濯也絖之細者〕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去聲〕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喻意一折愈醒〕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猶思〕以爲大樽而浮于江湖〔樽者酒器可爲履舟以渡〕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心有所蔽如蓬蒿然〕

不適於用者所以全其大用也瓠而無瓠之用乃有超於瓠之用焉知超於瓠之用者豈第江湖之適已哉何期反來惠子之揶揄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音樞似椿而理疏葉臭不中用）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槌也）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無肯相從者）

大瓠有超於瓠之用則大樹有超於樹之用亦理之至易明者而惠子方且以之鈍置莊子嗚呼以惠子作聰明之人而聆外世之曠論猶之以水沃石也何怪莊子發端即有小不知大之嘆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音生猫類）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伺物之遊而搏之）東西跳梁（跳則跨空似梁之穹然故曰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犛牛（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曠遠貌）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不折於斤斧）物無害者無

半畝園藏版

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離却困苦心與天休矣

純是一派寓言巧便逐物者自納於陷穽之區敦罷全身者必謝夫多能之智於二者之間而擇術焉甯爲貍狌乎抑甯爲斄牛乎然則大樹不當爲衆所同去也明矣無何有之鄉何鄉也一物不留之處與之爲不留卽無何有之鄉也廣莫之野何野也一物不隔之宇與之爲不隔卽廣莫之野也彷徨乎無爲本無可爲也逍遙乎寢卧本無一事也如是則旣無與物相攖者而物之攖我又安所得加之之的哉此世所目爲無用而獨適於淸虛者也○以上證至人無己意也無名句引許由無功句引姑射神人此句獨引自己言語莊子豈輕以無己許他人哉抑又不第於此處見之也前番一引宋榮子一引列子至乘天地御六氣獨不一點其人焉則莊

子之自負斷可知矣雖然小知不及大知開口已言之則無已二字之爲秘密法藏聖神化境莊子或亦自負知之而不敢遂謂至之是以津津於至人也夫○證無名無功兩句援引兩人文意亦甚顯至此句獨隱躍其辭只於大瓠大樹作兩段閒言閒語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此莊子既以自負又善於立言也○大瓠一段劈口就點用大大樹一段煞尾說到無苦試想古今雖蓋世才能冠古學問撐天制作都只算做用小何也以其爲有用之用也有用之用便是形下之器耳性分中之緒餘耳但在這上面著腳未有不勞心焦思擾攘一世者莊子視之不堪困苦若至人然乎哉至人無已一切才能學問制作到此都冰融雪釋人視其塊然無用與大瓠大樹相去幾何卻不知其參乾坤爲萬物方寸之際浩浩蕩

落莫可涯涘如是而乃爲逍遙遊也○如是而乃爲逍遙遊則至人以下未許一人得與其事乎不知學道之人便要學至人之事莊子點化惠子收尾處數句純是說心學上事卻特意點破逍遙二字其教後來學人深矣○分三大段看起處至小大之辨也是前一大段知效一官至聖人無名是中一大段堯讓天下至末是後一大段前極參差變化後獨三截分應滂宕佳筆而餘音嫋然眞漫淫不制之文

南華經解卷一終

南華經解內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齊物論

嗚呼大道既喪而百氏之爭鳴也其弊可勝道哉昌黎韓子曰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夫遊處食息於天地之間有何不平耶凡有不平皆非道之所與也若夫四氣推移而蟲鳥風雷各應其候此亦天地自然之運非有所作而致之而乃與墨客之喋喋者同類而稱此昌黎氏之過也且人苟非客氣所動而喜則謳俞忿則叱咤哀則涕泣樂則謳歌當其中節莫非至和者爲之也而謂之不平乎哉聖人著六經以明道其間豈無激昂奮厲長吟短歎之辭要以發於至當而教人以

中節之和豈可謂六經爲不平之書而開簧鼓之竇歟六經之作非得已也其意欲吾道之在萬世旦而復旦以點畫寄其鈐鍵苟可爲而止者不欲過費其一吷也何則性道不可得聞多言易以成歧即羲易之書文王成之爲文王周公成之爲周公孔子成之爲孔子惟其皆不詭道故集爲一經要以襲古易厭創今多端聖哲且然而況於截諞之末技者乎孔子嘗曰予欲無言又曰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蓋聖人之謹於言也如是後世著作浩如煙海學士家汗牛充棟眼穿舌敝而去道益遠原其禍蓋始於戰國焉彼其時處士橫議慕富貴者挾陰陽捭闔之說傾危人主躐取卿相識者鄙之而好高務奇之士遂退而著書人各一編以誇勝儒類流譽來禩秦漢迄今濫觴已極子史文集之函石渠金馬每不勝

收然攬其旨趣率多無病而呻吟不懽而舞蹈者焉間雖中有所感而喜怒未平繪藻必工哀樂既至淫溢不已孰一匪之私見熒大道之弘通斯則昌黎所謂不平之鳴者乎不知而作每追咎於横議所由來然後知欲無言者不可謂非夫子幾先之藥石而齊物論者殆亦莊生沸羹之冰雪與○曹子建論文以氣爲主可見從來著一家言未有不具一段必達之氣者也其氣既盛從而折之必未易降今莊生不務逆折只是從而淡之真釜底抽薪之法也○謂其所言叛道徒爾無益彼且曰雖不合道實且快意殊未足以淡之謂其非徒無益將來但資覆瓿彼且曰藏之名山以俟知者猶未足以淡之今莊子開口引子綦一段直是世間原未有我風聲甫濟衆竅爲虛眞氣將歸形骸自萎不特大命既至自家不

得主張抑且當場傀儡未知是誰提線我於此處直欲大哭乃猶較長論短所爭是何閒氣耶如此說來尚未道及物論蛋已令人冷卻十分矣眞淡之之至也○說到衆言並起無異小鳥鷇鳴況乾坤到處是道一說便有不盡彼此俱圓眞宰分別何其多事把持辯者忽而兩邊俱掃忽而融釋通家令其火氣都盡眞淡之之至也○他人爭執是非誠爲多言我卻與之分剖獨非多言耶莊子連我今有謂一并掃卻既是大道希夷總以冥漠爲至現身說法眞淡之之至也○連引堯問等數節大聖人胸界之寬悟境之達如此直將造化情性物我變態一眼看破一心超寄而我方與人鼓其筆舌辨其方隅一何少味總把自己推倒純是現身說法眞淡之之至也○使我與若爭勝則是同在夢中俱不能相知我於

大夢之中忽開醒眼付之相忘卿即曉曉不休我亦概不來管自爾優游無竟眞淡之之至也○罔兩一節行止坐起遞遞有待而然應轉喪我眞淡之之至也○夫道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亦無視而弗見無聽而弗聞至於無視弗見無聽弗聞盈天地之間尚有物乎尚有彼物此物之歧乎物且不得論將安附故物化則一片淸虛四大皆空矣眞淡之之至也

南郭子綦（居南郭因以爲號）隱（憑也）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解體貌）似喪其耦（喪耦忘形也形與神爲耦）

子綦此時六處休復同一湛然

顏成子游（子綦弟子）立侍乎前曰何居（音基助語）乎形固可使如槁木（無生氣也）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無煙焰也）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怪問之辭語致搖曳

子綦曰偃（子游名）不亦善乎而（同爾）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從旁觀之曰喪其耦是外邊揣摩說話子綦自道直云吾喪我方是從心地淨盡中流出一絲不挂之語○方言喪我憑空以聲籟致問其胸中是何託悟妙不容言○兩未聞妙常在耳邊汝卻不曾聽得

子游曰敢問其方（求指其處）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音豪）而（同爾）獨不聞之翏翏（音溜長風聲）乎山林之畏佳

（畏佳舊云音萃翠字當作嶇崔山之角尖處也余按畏字古通作隈音威曲處也佳一音危六書正譌云隸作惟維俱同則佳即古之維字矣維方隅也此云畏佳乃言樹林在山曲之隅者風聲惟木易感而木林之在山隈之維者尤居含風之處故將言大木竅穴須於此處形容之何必改作嶇崔乎）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

三者取象於身似枅音[illegible][illegible]上橫短小承棟者插於柱頭如笄也似圈似臼三者取象於物似洼深池者似污者窊也者二者取象於地○以上竅形激者如水激聲謞者如箭去聲謞音哮箭聲也叱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譹者譹音豪下而聲濁宎者宎音杳深而聲留咬者咬音嚴鳴而聲清此是鳥鳴之咬或以當歡嘯字非○以上竅聲前者唱于聲輕而隨者唱喁音禺聲重泠風則小和去聲飄風大風則大和將竅聲又總寫四句厲暴風濟渡也風已過去也如既濟之濟則眾竅爲虛聲寂矣而獨不見之調調搖動貌之刁刁漸漸微貌乎聲則無可聞矣惟樹尾調調然動而刁刁然微尚餘披靡之勢有可見耳

寫地籟忽而雜奏忽而寂收乃只是風作風濟之故○以聞起以見收不是置閒說見止是寫聞忽化爲烏有借眼色爲耳根襯尾妙筆妙筆○初讀之拉雜崩騰如萬馬奔趨洪濤洶湧既讀之希微杳冥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上節人籟則比竹是已簫也籟原是簫地籟天籟皆是

借用其字放此處止一句送過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拔擲眾竅而使其自已也使聲由竅自出使字如中庸說鬼神使天下之人的使字咸其自取每竅皆各成一聲怒者其誰邪怒即怒呺之怒聽之則竅自爲聲抑思富而怒之者其誰耶

寫天籟更不須另說止就地籟上提醒一筆便陡地豁然○待風而鳴者地籟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即天籟也此兩處分別○夫風之吹一也所吹則萬有不同可謂極參差之致也而風但使之自鳴且每竅各取一聲以鳴蓋風雖吹之而有不與也於不與而極參差之變焉於極變而仍一不與之妙焉彼眾竅者眞以爲自已耶自取耶果其自己自取則噫氣未作之先何以寂然既濟之後何以又寂然則怒呺者非無端而怒也必有怒之者而怒也而怒者其誰耶悟其爲誰則眾竅于喁皆不能無待也已看他四句中寓無限意思轉

折又極淨極圓極透極脫文之聖也使自己對吹字說言雖吹之而未嘗與也咸字對萬不同說言雖萬不同而無帯偏也咸則極參差而無帯偏咸其自取則無弗偏而仍未嘗與矣寫自然妙用便畫盡也○批中待字即後同兩個四個待字寫地籟如彼鋪排寫天籟如此冷峭○原爲申解喪我今將地籟天籟數說一番截然而止更無一字挽及末句劈面相詰子游亦寂無所疑眞冰壺瀧魄之文○要明我不足據却從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無如聲籟於此觸悟尙有不化之形骸乎○形與聲都是天地借境而形之難化爲甚故人每執形而鮮執聲但使能將形聲等觀胸中有何不化今子綦解喪我不寫形骸之假但寫一派虛聲眞上智人說法之事也人生知覺運動何異衆竅之鳴怒者其誰耶分明有個主宰自家都是假的盡已把我字說得灰冷矣○以上引子綦之言畢

大知去聲閑閑廣博也　小知去聲閒閒去聲細別也　大言炎炎光燄也　小言詹

詹[諄複也]其寐也魂交，其覺[音教]也形開，與接為搆[與物相接而營搆生]，日以心鬬[各用心計相角]。縵者[寬人也]，窖者[險人也]，密者[謹人也]。小恐惴惴[憂懼]，大恐縵縵[迷漫失精]。其發若機栝[片言中肯]，其司是非之謂也[捷人也]。其留如詛盟[誓不動搖]，其守勝[以執己勝人]之謂也[拘人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琢削使天真日喪刻人也]。其溺之所為之[猶往]，不可使復之也[其一往不可復返蕩人也]。其厭也[閉藏也大學見君子而後厭然]如緘[秘固]，以言其老洫[深]也[其閉藏老而愈潛深人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其陰戾無復生意驚人也]。喜怒哀樂，慮[多思]嘆[多悲]變[反復]慹[音執怖也]，姚[美好]佚[縱逸]啟[開放]態[修飾○又疊十二字以貌摹其情]。樂出虛[本虛器樂由此作]，蒸成菌[偶而生氣鬱勃○二句收上如此種種人情皆是自無而有偶與氣會耳]。

上文子綦止寫得一層影子，正意毫未之及，莊子緊接過來鋪敘一番。○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次物態三十餘種，與眾竅怒呺一段配讀之，又一樣拉雜崩

騰如萬馬奔趨洪濤洶湧樂出虛二句與風濟竅虛一段配讀之又一樣希微杳冥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皆天機浩蕩之文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此節是與天籟節相配文字○日而夜夜而日亙古亙今止此一遞一遞將種種物態明抽暗換曾無頃刻之停倘曰我可爲政何不克據其一息耶雖然對此茫茫問誰發縱又耿不可得見固不可得而見聞幷不可得而聞較之天籟更爲杳冥急須從此致想倘可省卻半世波汲也○日夜相代乎前即吹萬不同三句意也莫知其所萌即怒者其誰意也提醒天下其辭愈冷莫知二字寫盡一世人懵懂

已乎已乎息心語旦暮得此相代之化其所由以生乎

承上文日夜句從而咏嘆之下二節又爲莫知句轉側蕩漾

要人醒眼

非彼即上之此也無我非我無所取咸其自取是亦近矣造化不離己身言亦近似而不知其所爲使到底使然者是誰若有眞宰點眞宰又故作彷彿之詞而特不得其朕無端可尋可行已信運動我者已信有之而不見其形有情實有此理而無形但終無纖迹○止一意反復摺疊

此節作四折淡蕩眞宰無形

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備也而存焉吾誰與爲親言試即有形求之此許多件數倚那一件爲主下面若干摺疊都承此句去汝皆說悅之乎將同親之乎其有私焉還是親一件乎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如是二字承上二句皆說既不得有私又不得或一概不親皆有之而賤爲役使輩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既同爲役使則無主何以相治其遞相爲君臣乎抑互爲主使乎其有眞君存焉還是形骸之外別有眞君存焉此句逗出亦止作嫉醒之辭

緣上節推宕而下上節無形此節將有形處翻跌也似辯似詰一反一復至末句一逗卻還在無形處主張譬如分雲漏月吾誰與先問一句下面兩句就親一邊摺疊兩句就不親一邊摺疊一句就遞親遞不親雙承摺疊然後點醒○兩節一句一轉纍纍然如線貫珠垂筆尖輕弄不復著紙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不以人得之而益不以人不得而損蓋眞固自如耳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逆也相靡順也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眞君所在人知之不加益人不知不加損惟人自受形以來守之待死與物相攖於隙駒光中爲足悲耳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所行皆幻妄耳薾然薾音涅疲貌疲役疲於所役而不知所歸日暮途窮於何歸宿可不哀邪

與下凡三節疊疊爲世人寄痛以深見其可悲直從明眼慈

心流出一副血淚來也○不見其成功妙不知其所歸妙經營一生將謂託業千古以我觀之不啻電光石火霎時影現耳是何結局耶

人謂之不死奚益（方其役役固謂不死然雖生何用）其形化其心與之然（一旦形化而心亦隨化靈氣蕩然矣）可不謂大哀乎

眞宰既喪指其暫時屬息謂之方生成何用處蓋既爲形役則幾希之心亦與形俱徂耳此猶不悟豈不加一倍可哀耶

人之生也固若是（指上節）芒乎（芒昧也喪其眞宰而不知）其獨我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怪嘆衆生汶汶反借自已爲普天一哭○自起首至此殊未道及物論一字引子綦喪我之言發揮出若干文字將世人一切知覺形骸盡爲幻化使人大失所恃疊疊感傷則物論

一節乃其至小至小如此下筆固是透悟亦文字中爭上截法也至其空靈瀠蕩切須細細吟之○諷誦一過始而萎喪既而瞀如有所獨遇謂莊子不得道吾不信也○以上冒頭

夫隨其成心（心自何成有成之者則成心之中妙道存焉）而師之（大宗師）誰獨且無師乎（人人具有）奚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不特知相代之故自取於造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即不知其故者宗師未嘗不在蓋眞君雖不可見而實具於人人之心眞君即宗師也）未成乎心（今未見妙道於心）而有是非（而以意見妄生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未嘗實到懸爲臆度耳此句乃當時辨士話端未見道而妄說者似之）是以無有爲有（本無是非而妄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既可妄生有何底止）吾獨且奈何哉（況智不若禹者哉禹嘗鑄鼎能知神姦故以爲言）

此方接入物論親見斯道者何庸費辭則物論之起皆妄造耳（此節言是非自無而有）

夫言緊接物論非吹也天籟自然言非其比言者有言生是生非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皆未足據果有言邪人止知矢口而談果算得句話說耶其未嘗有言邪抑算不得句話說耶其以為異於鷇音音寇初生鳥亦有辨乎異乎其無辨乎不異乎

只因言亦聲籟邊事忽接前文將吹字劈手判過靈快無比

○上二句如利刃剖物劃然兩分下將言字輕輕掉弄等之小鳥啁啾蚤把高談雄辯付之灰燼此節言是非原不足據○鳥生須母哺之者謂之鷇能自啄食者謂之雛爾雅云生哺鷇生啄雛

道惡乎隱晦也而有眞偽何所晦而用人分眞分偽之言言惡乎隱而有是非何所晦而用人分是分非之辯道惡乎往而不存觸處皆是本不須言言惡乎存而不可一言一道亦不須辯道隱於小成偏見之人致道隱耳言隱於榮華浮誇之說乃致言隱耳故有儒墨之是非儒墨二家因小成晦道榮華晦言乃起而是非之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是彼所非而非彼所是以正之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二家

欲以己之是非正彼之是非而愈生是非無益也莫若以道原無隱言原無隱者同相忘於本明之地則一總不用是非大家俱可省事矣○明字正對惡乎隱說

此節有四層道與言本無隱何處不是是第一層偏見之人言道又文以浮誇之說而道始隱言始隱是第二層儒墨二家自負言道宗匠憤其隱也而以此之是非正彼之是非是第三層然以是非而正是非未得也莫若以本明者聽之是第四層○明字是齊字第一等道理○此處明字一見此節言是非俱用不著還他明字一著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是非因彼此對立而爭不知相觀則皆彼也各據則皆此也自彼則不見看彼則昏自知則知之自知則明故曰彼出於是彼者由此而指也是亦因彼此者因彼而成也彼是此方生之說也可見彼此乃相生無窮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隨起亦隨仆方死方生隨仆又隨起方可方不可有是即有非方不可方可有非

即有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不能爲同不能爲異從而因之是以聖人不由不由是非之途而照之於天以明也自然之明故曰天亦因是也因則是非兩化

此節亦有四層無彼此是第一層生彼此是第二層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是第三層是非總不足由惟因爲妙是第四層

○因字承明字來是齊字第一個方法○此處因字一見此節言是非互藏其宅又還他因字一著○以上一大段前兩節接入物論後兩節明字一煞因字一煞

是此亦彼也彼亦是此也我爲此人爲彼從人觀之則俱倒轉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今乃各起意見果且有彼是此乎哉果且無彼是此乎哉彼是此莫得其偶相對之形謂之道樞彼此匹偶之相求之了不可得乃道之樞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凡物奇圓而偶方環之圓也旋轉無端環而又中則空虛不倚得樞者似之而應物無窮豈著是非之迹也哉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是非之應皆可無窮故曰莫若以

明搖無窮之妙者非本明之照乎○道樞明始得之

一申明字○明字再見

以指喻指枝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指之外別有屈信之者不有特枝指非一指并指亦非指也然則指與枝枝指一樣耳多此分別矣以馬喻馬白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馬之外別有馳驟之者不特白馬非馬并馬亦非馬也然則馬與白馬一樣耳多此分別矣天地一指也別有升降之者萬物一馬也別有消息之者○可見凡有形者皆假也當同作一例觀引通爲一意也可乎可因其可不可乎不可因其不可道凡路行之而成因所行物凡物謂之稱名而然因所名惡乎然然於然因其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因其不然物固有所然本來有然物固有所可本來有可無物不然皆有然無物不可皆有可故爲是舉莛梁橫與楹柱直厲醜人與西施美人恢大恑同詭憰變詐怪怪異因者皆非常之端也道通爲一以道觀之皆通爲一其分也成也氣分則爲成物之始其成也毀也既成又所以爲毀撒之地凡物無成與毀可見成不是成毀不是毀

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達者照之於天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去私見而同于尋常庸也者用也無用之用用也者通也無用之用者以道通為一故也通也者得也通為一則得道適得無心於得而適然得之而幾矣盡乎道矣因是已通為一則無所用其分別道孰有妙於因乎○適得而幾矣輕飄一線又有下節文字

一申因字○因字再見以指與馬發端者因公孫龍有白馬指物二篇而折之也

已既遍為一而不知其然未嘗有心謂之道所謂適得而幾也勞神明為一若勞心為一而不知其同也不知其同於不一謂之朝三忽帶一輪何謂朝三曰狙公狙音苴狙公猨長也賦芧芧同杼橡也即栩實也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說悅名實未虧朝暮之數正同而喜怒為用不一者勞心為一者其勞等耳而舍彼取此與衆狙何異亦因是也亦字妙并為一之道亦以渾忘不與為是此因字微乎微乎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均平也天均自然之平雖和通是非而息心自然一念不起何勞之有是之謂兩行我與物皆聽之

緣上文適得而幾矣一句拖此一段發明爲達者更加一鞭直須達知通爲一的心都歸渾化如佛家機以一言掃有隨以一言掃空方是一絲不挂不然與紛紜者一間耳然要去此心不須別法也只消因是已妙妙不特因物而因物之道亦出於因此聖人所謂兩任自然至矣至矣○疊結一因字是分外一至微至妙之因○因字三見○以上一大段凡三節明字一煞因字兩煞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無極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生太極而未始有封也倘無彼此之界其次以爲有封焉分陰陽而未始有是非也倘無爭論之跡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渾然者傷矣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私心至是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倘自未始有物觀之冥漠之中道原自全有

成與虧故同古昭氏之鼓琴也成一調而衆調反虧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虧全於冥漠帶一喻

遡道之根冥然漠然斯爲至盡遞降遞遷至於是非濫觴之極矣在爲是非者欲以此明道却不知私愛成而道反虧何如一端不起者之爲渾然乎鼓琴一喻最爲親切撥絃叩音偶成一調却不知衆調置在何處緯文緝藻自成一論卻不知衆論置在何處未幾再移一調而此調又詘矣未幾再出一論而此論又詘矣故是非者一成則虧不用則全

昭文姓名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猶拄策也曠乃瞽者拄策而行與有目同惠子之據梧也據槁梧而吟昭文下隨手又添兩箇三子之知去聲幾盡也乎聽明皆盡於此事皆其盛者也同負盛名故載傳也之末年傳稱於後惟其好之也以爲異於彼自以爲異於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且欲以曉於人非所明而明之此三子所私喻耳非人所

（共明而強欲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此與堅石白馬之辯欲衆共明之而卒歸於昧昧者何異）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綸緒也）終終身無成（每鼓則音虧）彌精一技求明而得昧圖成而得虧敗盡彼與若是（如昭文等）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以虧爲成則孰非成者）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本無所爲成）是故滑疑（不明貌）之燿（不明中之明）聖人之所圖（尙）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去私智而同于尋常）此之謂以明（特加此之謂三字與欲以明之者致其分別）

接上文無成濟宕搖擺下來夫以無成之事求明而適以得昧未知不相明者之爲至明也是故聖人圖之屛其私愛混諸庸常乃爲了然於未始有物之際也我所謂以明如此豈非所明而明之之謂哉○此三節再申明字其義愈顯○明字三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是我也無是非則與我類其與是不類乎有是非則與我不類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勞心爲一與不一者同則與彼無以異矣天下物論爲何紛多倡之者本一好事先生偶爾著述耳雖不合道未至於多也又有好事者起而勝之則漸紛矣又有好事者起更從而勝之則愈紛矣如此相踵各欲後來居勝紛挐遂不可詰然則是非之弊生於倡言者猶淺而生於辯言者爲甚也莊子此篇所以於生是非者數言提撕於爭是非者反覆開譬自儒墨之是非以後皆是也甚且曰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類與不類相與爲類也譬之竿頭更進一步言我今說汝爭辯亦爲多事則汝之云云更不足道可知要推倒衆人自己便不留分毫壘鋒雖是道妙無痕亦是現身說法也

以下純發此意

雖然請嘗言之此無異亦試詳言之有始也者各發事機之端有未始有始也者此我謂其無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乃超矣三句以氣言○有有也者有無也者各據一端有未始有無也者此我謂其無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此乃超矣四句以形言○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以道照之有果是有無果是無乎今我則已有謂矣雖欲齊眾論然已添話端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以道照之何處安頓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語小莫破則秋毫為大而泰山為小語大莫載則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逝者如斯則殤子為壽而彭祖為夭眞常不毁則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皆生于道而萬物與我為一化源不二○如是則天下皆通為一也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物論多事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齊物論亦多事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所說之一也說一之言也與道之本一也為三也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雖歷家善算不能盡其數亦而況其凡乎凡常人也○將有謂流弊暢寫一番

既謂之一便是有言妙妙圓悟說華嚴要旨曰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匝匝之波正莊子此處義也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齊物論且然）而況自有適有乎（物論又當何如）無適焉（不如一無所適）因是已（莫善於因）

上文暢寫有謂之弊似眞與彼無異矣至此止用抑揚之筆跌轉彼論以見其必有甚焉詞不費而意愈警是加一倍醒法○此三節再申因字大意承勞神明爲一節來而煞因字處則兩邊管著（物論齊物論俱莫善於因）○以上一大段凡六節明字一煞因字一煞

夫道未始有封（無不在）言未始有常（無不可）爲是（有封有常）而有畛也（便有分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辯細於分）有競有爭（爭甚

於競此之謂八德此德也

八德皆引成語有分有辯尤此處切證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就事論事不加擬議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不得不加擬議但不存明辯之跡

聖人何眕之有或存或論或議皆各因其當然耳○看他忽然舉春秋莊子胸中未嘗須臾忘夫子也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不在於分之跡辯也者有不辯也不在於辯之迹曰何也

聖人懷之不自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各相矜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不貴分辯之迹語最明

夫大道不稱無可名大辯不言無是非大仁不仁無小德大廉不嗛無圭角嗛音歉猴頰貯食也謙遜之意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大勇不忮無客氣害人之心○此五者之圓也

歷引古語證之止大道不稱大辯不言二句是主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辯不勝）仁常而不成（有常愛則不周）廉清而不信（外示皦然中不可知）勇忮而不及（恃力必敗）五者圓而幾向方矣（五者本渾然圓通今務於所見則滯於迹而盡向方矣方不可行也）

反釋上文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但知不知爲不知耳）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猶言孰知以不知而涵知光爲至哉）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渾然之中無所不藏）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形容天府）此之謂葆光（葆韜藏也光芒都藴蓄不露就天府中又推出一義）

全乎大道之初體者如是○以上一大段凡六節發明不須有謂的餘意八德之分畛不足向五者之向方不可爲惟天府之不測葆光之澄涵有道者願託志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一國膾一國胥敖一國南面而不釋然芥蒂於心也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託生小處若汝不釋然何哉汝何為芥蒂於心而欲伐之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各不相礙也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日猶懸象之迹耳德則天地同流何日則十者並出不礙而德不能容三子偕存乎說三子一喻說堯又一喻

以下皆證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之意○此一引證也衆論各持猶三子之存乎蓬艾也必欲辭而闢之何異堯之不釋然乎進德者如十日並照而無相掩之心則遊於廣莫矣

齧缺堯時賢人問乎王倪高士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妙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愈妙然則物無知邪俱不如處有物本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

昔張公無盡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曰正好說禪圓悟笑曰不然正在法界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理事無礙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張公嘆曰美哉之論豈易聞乎今讀此一節則已先道破也物之所同是是事法界也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是理法界也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也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量滅也其微妙乃不容言非王倪之見有淺深因問辭愈進則愈妙耳

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或是小明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或是大徹

一轉純乎化境

且吾嘗試問乎女汝民溼寢則腰疾症一偏死半身不遂又一症鰌然乎

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三者居之異孰是孰不是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草也蝍蛆蜈蚣甘帶蛇也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四者食之異孰是孰不是上段將民一邊雙提此將民一邊單頭敘法變化猨似猴猨臂猵狙音偏胆似猨狗頭赤眉鼠目以為雌猨為猵狙之雌也麋似鹿與鹿交鯑與魚遊皆言非其類而相與為之匹偶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四者色之異孰是孰不是上兩段民一邊居前此將民一邊倒插敘法變化

居處也食味也顏色也各以所得為安未可以此之是嘗彼之非也天下事皆如此矣○三孰知字妙既未必誰為真知然則俱不可知也映惡乎知之知如寒潭秋月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

是非俱不可執蕩然任之吾固無所用吾知也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神全)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與逍遙篇同解)死生無變於已(屈伸一理)而況利害之端乎

利害字從上居味色之異影下又洗發一層(不加其正則是無利害也)○神遊於至虛雖生死大事無毫髮足以相攖何況利害然則是非之塗一太空雲過耳烏容分辯哉○以上二引證也自成一篇絕妙文字

瞿鵲子問於長梧子(長梧封人)曰吾聞諸夫子(孔子也莊子學於子夏所稱夫子多係孔子也)聖人不從事於務(世故)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不踐跡)無謂有謂(不言之言)有謂無謂(言而不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子以為孟浪之言(孟浪音漫瀾無邊岸貌言不著實也)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

以爲奚若

聖人一切渾忘不著纖迹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猶惑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方聞言遽以爲妙道之行見卵而求時夜雞報更也見彈而求鴞炙卵固可生雞然見卵豈遂能有雞彈固可射鴞然見彈豈遂能有鴞哉皆早計之喻

一邊掃孔子一邊掃瞿鵲

予嘗爲汝妄言之自謙亦不足知姑聽言之汝亦以妄聽之奚何如旁日月明並日月挾宇宙道貫上下古今爲其脗音吻合口也合置其滑音骨涽音昏滑涽未定貌是非殽亂置之不問以隸卑賤相尊寓於至賤爲貴猶寓諸庸也衆人役役勞聖人愚芚渾沌相安參萬歲而一成純同眞常而不雜萬物盡然無物不然而以是相蘊以同然相蘊何有是非之辨予惡乎知說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自幼流亡而不知歸者邪迷其故鄉也妙喻麗之姬又來一喻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獻公也戰國強侯俱稱王故便稱之也與王同匡安也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樂旦而哭泣哀夢哭泣者哀旦而田獵樂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既死而後知此在生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以生爲覺竊竊然猶察察然知之自稱多知君乎貴牧乎賤固哉分貴分賤何其滯也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名爲弔詭弔至也詩神之弔矣詭異也弔詭至異於俗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至久猶爲至速甚言其希有也

要明聖人一切渾忘必說到生死一致處與齧缺言神人一樣獨其寫生死一致必進一層說生不如死先捐弱喪一小喻又夾麗姬一小喻然後生出夢覺一大喻其行文節次推

起○大家都在夢中惟有聖人先看得夢破所以爲其脗合置其滑涽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莊子引意止此數句切症世人是非眞乃不足掛齒○以上三引證也自成一篇絕妙文字○止要證聖人不用分辯以明今亦不必有謂卻俱從全體大悟處寫來灑落混融三幅俱是橫空大落墨之勢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爾果非也邪兩端輕輕引起以下層轉如環燦花之舌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音覃上聲黑甚也闇人亦將昧於所從吾誰使正之又徐徐度出一個話頭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是他那邊人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是我這邊人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是別立一說的人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是兩邊的人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總無一句尚待誰正化聲之相待是非變化之聲欲待人正若其不相待俱不能正則與不待同和之以天倪倪端也人之造端皆屬有心天倪則無端矣因之以曼衍無畔岸也所以窮年也優游卒歲以因任爲消遣而已矣○俗本此二十五字在後亦無辨之下訛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無定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有定則俱非蓋天倪無是非之端也忘年忘義因之以曼衍也振於無竟鼓舞於無窮之際故寓諸無竟即自寓於無窮之際

三引證後攙入本意止用澹蕩輕搖之筆作一段收尾

罔兩影外微陰問景影同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無獨立之操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影不能自主須待形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形亦不能自主須待眞宰也吾待蛇蚹蜩翼邪蛇腹下齟齬蚹隨乎蛇翼隨

乎蜩吾之有待如之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俱有待而不自知上所以引蛇蚹蜩翼皆取至微無知之物

此一喻分明是要我分明是相代乎前而不知隱隱便接轉前幅文字。設喻之妙沁入至微除是天仙斷不能寄想到此及看破愚人亦須解頤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忻暢貌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有形貌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以常形論之必有分別乃今以夢幻觀之何又相為而不能自辨耶此之謂物化周可為蝶蝶可為周可見天下無復彼物此物之迹歸於化而已

上面若干文推倒物論者十居二三連自己齊物論一併推倒者十居七八至末忽現身一譬乃見己原是絕無我相一絲不挂人意愈超脫文愈縹渺。我一物也物一我也我與

物皆物也然我與物又皆非物也故曰物化夫物化則傾耳而聽瞪目而覩果且有物乎哉果且無物乎哉孰之爲物了不可得乃且有不齊之論乎哉乃且有不齊之論而須我以齊之乎哉○己與物不知是一是二倘有未喪之我乎倘有可親之形乎遙遙接轉前幅所謂以大筆起以大筆收物論之在中間不啻遊絲蚊響之度碧落耳付之不足齊是高一層齊法○將物化收煞齊物論眞紅鑪一點雪也○起東連身子都撤去不是齊物論中間大半寫齊他也是多事又不止是齊物論一從闊處啟悟一從當身啟悟行文斷無實寫之法

南華經解卷二終